

成都滋味

夏作平◎著
[T][M][G][O][C]
NEM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UBLISHING HOUSE



天府文化书系

成都滋味

聂作平◎著
CHENGDU
ZIMEI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都滋味 / 聂作平著.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64-1853-7

I. ①成… II. ①聂… III. ①文化史—成都 IV.
① K2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2914 号

成都滋味 聂作平 著
CHENGDU ZIWEI

出品人 石碧川

责任编辑 李卫平

责任校对 张巧

装帧设计  上海皇
028-86089656

责任印制 干燕飞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742352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mm × 210mm

印 张 7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64-1853-7

定 价 35.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2633929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得天独厚的中国后院	001
一 成都在哪里?	002
二 中国后院.....	007
三 目的地: 成都.....	011
四 目的地: 还是成都.....	019
五 历史选择了四川.....	025
第二章 不变的城市 永恒的记忆	045
一 一座城市的背影.....	046
二 成都人是谁.....	068
三 我们都是外来者.....	075
第三章 浸润在水中的平民之城	087
一 成都属水.....	088
二 一个唐代商人的典型生活.....	097
三 老酒馆的漫漫岁月.....	103
四 生活像美女, 就是用来泡的.....	105
五 川菜, 民以食为天.....	114
六 那些为滋味折腰的文化人.....	119
七 埋伏在民间的艺术群落.....	123

Contents

目录

第四章 成都地标：我们和历史比邻而居·····	129
一 武侯祠，逆光中的神殿·····	130
二 杜甫草堂：永远的诗魂·····	140
三 琴台路：当历史嫁给现实·····	151
四 黄龙溪的前世今生·····	157
五 横山：隐者的高地·····	162
六 鹤鸣山：道教从这里发源·····	168
七 文翁石室：成都教育零公里·····	175
八 宽巷子：历史深处的人间气息·····	180
九 合江亭：锦江上的诗酒记忆·····	184
十 九眼桥：一座桥的传奇·····	186
十一 望江楼：对一个女子和一段往事的怀念···	189
十二 安仁：中国文博第一镇·····	192
十三 锦里：把四川压缩到一条街的长度·····	194
十四 春熙路：市井与时尚的交会地带·····	198
十五 玉林：随风飘逝的城南旧事·····	201
十六 大慈寺：成都文化的肺·····	204
十七 青羊宫：往事消散如云烟·····	207
再版后记·····	211

— 得天独厚的中国后院

一、成都在哪里？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一向很少降雪更很少降大雪的川南自贡出人意料地下了整整一天鹅毛般的大雪。这突如其来的雪花将大地和大地上一切事物都银装素裹，用诗人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是“分外妖娆”。夜里，大雪停止了，地上已堆垒起厚厚的积雪，白色的积雪反射着头上的星光和灯光，冷寂中让人心底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惆怅。

那天夜里，我登上了一辆从自贡驶往成都的夜行汽车。那时候，四川还没有高速公路，这辆从自贡开往两百多公里外的成都的汽车，一路顶着寒风，喘着粗气，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要耗上整整一个夜晚，才能抵达平原深处那座令我向往和激动的城。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我第一次到成都。许多年过去了，这第一次仍然记忆犹新：汽车猩红的大灯闪烁游离，小心翼翼地行驶在积满冰雪的公路上，两旁不时有人家亮着暗弱的灯光。在这样的雪夜，那些灯光似乎都远远地飘在无边无际的寒冷和孤寂中。偶尔路过的一个个城镇，街头已经空无一人，只有一盏盏路灯，映照着街道上被汽车碾压得如同破絮的冰雪。凌晨时分，天气越发寒冷，我却开始兴奋起来——因为，爬行在盘山公

路上的汽车，正在翻越龙泉山。我曾经学过的地理知识告诉我，龙泉山是横亘在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翻过龙泉山，我离成都就近了，近到了触手可及。

果然。当汽车如释重负地驶出斗折蛇行的盘山公路，透过黎明时分的薄雾，晨曦中，我看到的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大道直如灯光，从平原深处骄傲地划过。望不到尽头的平原上，若隐若现的农舍、果园、草垛和远方城市的轮廓迥异于我的故乡自贡。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仅仅两百多公里外的省城，会给一个乡下青年的内心带来如此强大的震动与兴奋。就是那次雪夜中前往成都的旅行，惹得我诗情澎湃，急匆匆地写了一首叫作《汽车穿过成都平原》的长诗。诗句如今一句也不再记得，但这个题目却还记得，当初的激情与冲动也还记得。毕竟，即使青春岁月早就杳如黄鹤，但仍然有一些蛛丝马迹通向从前的欢乐和忧伤。

在漫长的夜行汽车上，我不断地猜测那时还素昧平生的成都，它到底该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之前，我对成都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于书本，尤其来自于那些烛照千古的美丽而又精彩的诗文：

“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这是汉人的成都吗？

“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藹焉”，这是晋人的成都吗？

“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这是唐人的成都吗？

“锦城满目是烟花，处处红楼卖酒家”，这是宋人的成都吗？

“形胜古今称乐国，年年春色为人留”，这是明人的成都吗？

“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这是清人的成都吗？

记忆中关于成都的诗文如同过量的酒精，在胸中不停地翻涌。当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成都这座近乎传说的城市时，天色大亮，疲惫不堪的长途汽车一声刺耳的刹车，在一座看上去年岁古老的车站停了下来。

走出车站，成都给我的第一印象略微有些令人失望——早晨微弱的阳光下，这座城市有着众多灰色的建筑，和我的老家自贡其实也相差无几。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这里的灰色更众多更拥挤，当然，街道也更宽阔更平整，人流也更密集更陌生。

那时候我肯定不曾想象得到，只需再过几年，我就会成为这座陌生城市的一分子，成为它一千多万市民中的一个。更不曾想象得到，这座当时看上去还完全陌生的城市，将成为全世界所有城市中，我最熟悉也最亲切的一座。

事到如今，作为一个祖籍富顺——自贡治下的一个县——又曾在自贡生活过多年的人，自贡和富顺对我而言已经相当陌生，每次回老家，几乎都会在某些当年根本就不存在的街道和建筑之间迷路。尽管乡音无改，但操着乡音在故乡的街头迷路，尤

其让人深感滑稽。伴随着对故乡的一日日陌生和疏离的，是对成都一日日地熟悉和亲密。我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八年，如无特殊情况，我想，我会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直到垂暮，直到这座现在熟悉的未来也许会在遥远的未来再一次变得面目全非。

然而，有时我也会产生一个疑问：成都在哪里？成都意味着什么？

你当然可以非常科学非常精准地回答：成都在中国西部，成都在四川，成都在由岷江和沱江千万年来冲积而成的平原上。成都这个地名有三层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成都城区，即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和高新区；二是包括了六城区和青白江、龙泉驿区在内的八个区；三是指包括成都行政区域管辖的温江、双流、大邑、郫都、新都、金堂、新津、蒲江、都江堰、彭州、崇州、邛崃和简阳等县、市、区在内的广大地域。

这样的科学和精准，总好像缺少了些什么。也许，它缺少的就是一种更加个性化甚至私人化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成都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物质成都。物质成都理所当然地包括但不仅局限于上面说过的那些地理要素。举凡奔涌而过的岷江、沱江以及它们众多的密如蛛网的支流；举凡一线沉沉、崛若藩屏的龙泉山；举凡杜甫曾经观望过的常年堆积千秋雪的西岭，以及更多的大

小山峦；举凡肥沃的平原；举凡平原上四季更替的作物和常青的竹树；举凡古老或新生的街巷；举凡高低不一、风格迥然的建筑……它们无一不属于物质成都，它们构成了我心中的成都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则是与物质成都相对的精神成都。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成都于我而言，甚至要比物质成都更为重要，更为亲切。毕竟，物质成都的那些地理要素，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相同地克隆一个，但具备大抵相同地理要素的城市，在这颗蓝色星球上一定还能找得到。但是，要想找到另一个和成都具备大致相同的精神积淀的城市，却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精神成都所包含的，既是那些历尽风雨沧桑，在历史的变革与动荡中守候到今天的古迹遗址，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都江堰、青羊宫、望江楼、大慈寺、文殊院，同时也是那些曾在这块相同的热土上歌于斯哭于斯生于斯没于斯的我们的先人创造的文化财富——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莫不囊括其中。精神成都所包含的，既是那些千帆过尽之后沉淀于史书与记忆的历史往事，也是流传至今并将继续薪火相续的风俗、习性；精神成都所包含的，既是我们那些在风中消失的先人，也是如今正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唯有将物质和精神都和谐包容、平衡发展的成都，才是我心中真正的、完整的成都。

所以，如果问：成都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成都在大地之上。成都在心灵之中。

二、中国后院

晋朝人葛洪在他的《神仙传》里，借一个叫麻姑的仙女之口，讲述了短暂得有如白驹过隙的人世难以察觉的自然界的缓慢而又深刻的变化，“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成语“沧海桑田”的原始出处。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又变成沧海，这并非神仙的夸大之辞，而是发生在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活生生的现实。只是，这样的变化实在过于缓慢过于持久，而人类的生命相对于大自然的变迁，短暂得并不比昙花一现稍微长久，因而我们无法目睹沧海桑田的变化。但我们却能根据大地上那些残留的物证，推导出脚下的大地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变化。

今天的成都乃是一马平川的平原，但地质史告诉我们，在远古，这里曾发生过多次麻姑所说的沧桑巨变：

众所周知，四川盆地属于扬子陆台的一部分，称为“四川陆台”，属于地质结构相对稳定的地区。即使是这种稳定地区，地质年代仍经受过两次大规模的海浸。第一次是五亿多年前的寒武纪，从那时开始的漫长得让人难以想象的一亿五千万年之间，也就是直到四亿多年前的志留纪时期，四川陆台不断下陷，成为一

片渺无边际的汪洋大海。志留纪时期，加里东运动使得除了陆台西部的龙门山继续下陷外，其余地区均隆起成为陆地。这片陆地维持了一亿年之后，到两亿多年前的石炭纪末期，范围更大的第二次海浸发生了，四川陆台再次为海洋所占据。到了距今约两亿年的三叠纪，著名的印支运动使盆地边缘逐渐隆起成山，被海水淹没的地区则上升成陆，海盆转为湖盆。

这在四川地质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意味着海浸历史的结束，四川成了一片面积浩瀚的内湖。此后，到了距今七千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正值又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燕山运动——晚期：盆地四周山地继续隆起，同时产生了不少大断层，如西部的龙门山大断层和东部的华蓥山大断层；内湖进一步缩小，已经从原初的几十万平方公里减至两万平方公里。紧接着，时间一晃到了距今只有两三百年的第四纪，地壳再次发生构造运动。巫山两侧水系溯源侵蚀，共同切穿巫山，形成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内湖的水顺势流入长江水系。从此，四川盆地由内流盆地变为外流陆盆，由封闭的内流区变为外流区，从以堆积为主变为以侵蚀为主，海盆—湖盆—陆盆的沧桑之变已然完成。

四川盆地那深厚的紫色土，无疑是漫长的地质年代里，上苍赐予生息于这方土地的人们的厚礼。因了这些紫色的土地，四川盆地又有“赤色盆地”和“紫色盆地”之称。这一方最宜于农耕的国土，按其地理差异，二十六万余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又可分为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三个部分。三个组成部分

中，成都平原无疑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风水宝地。

成都平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成都平原介于龙泉山和龙门山、邛崃山之间，北起江油，南到乐山五通桥，面积两万余平方公里；狭义的成都平原，仅指都江堰市、绵竹市、绵远河、德阳城区、金堂县、新津县、邛崃市为边界的岷江、沱江冲积平原，长约两百公里，宽约四十到七十公里，面积七千多平方公里。但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成都平原，它们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成都市区都坐落于平原的中心位置，其二是都和岷江、沱江及其大大小小的支流密不可分。

四川盆地的西部，是青藏高原东缘的一系列高峻山峰，这些终年堆积着亘古不化冰雪的极高山，是西部众多源远流长的河流的发源地或分水岭。这其中，发源于岷山南麓，在流经阿坝州的松潘和汶川等地后，于都江堰进入成都境内的岷江，以及发源于九顶山，流经德阳、绵竹后在金堂进入成都境内的沱江，是对成都和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两条河流，把它们称为成都的母亲河，是再恰当不过的。它们不仅至今仍然造福千千万万的成都人，它们更是肥沃深厚的成都平原的缔造者。正是这两条汇涓涓细流进而汪洋恣肆的大河，在漫长得令人恐怖的地质年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冲积，才形成了这片富饶的冲积平原。成都人口语里，更习惯把这片平原称为“川西坝子”，或是“成都坝子”。

展开中国地形图，就能发现成都在整个中国的独特意义：

大家都知道，地形图一般以黄褐色代表高原或山地，以绿色代表平原。按地理学上的划分，中国地形从最高峻的西部青藏高原到地势低缓的东部沿海地区，可分为第一级阶梯、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非常奇特的是，第二级阶梯上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是黄褐色，独有四川盆地，是一片浅绿色。更仔细地分析地形图，你就会发现，四川盆地这么一小片浅绿色有多么地难得，可以说是上帝的妙手偶得吧：西部是森严酷寒的青藏高原东部山地——岷山、龙门山、邛崃山、大雪山一线排开，如同铁壁铜墙。南面是大凉山、小凉山和大娄山。东面是大巴山和巫山。北面是米仓山。在这铁壁合围的西部一隅，却得天独厚地有一方盆地，盆地北部，又更加得天独厚地有一片平原。

仿佛是上帝的精心设计，这片被层峦叠嶂围困的土地，却又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与世隔绝。尽管李白曾经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毕竟还有道路与外界沟通，这片平原和这块盆地才不至于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向北，有一条条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的蜀道，将四川和成都与中原连接；向南，同样有一条条隐秘的小径翻山越岭，固执地通向远方；向东，则有千里江陵一日可还的长江黄金水道；即便是望而生畏的西部，仍然有一条条用脚力和畜力踩出来的茶马古道伸向神秘的雪域高原。因此，成都平原既是封闭的，同时又是开放的。

当那些外来的人——无论是像陆游那样从北面“细雨骑驴入剑门”，还是溯了长江在川江号子的怒吼声中逆流而上，当他们

的眼睛已经因为挤满了太多的高山峡谷而困顿不堪，严重审美疲劳时，成都平原上那“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的和谐而生动的景象，无疑会给他们一种极大的安慰。

就像这种难得的安慰一样，对于中国，成都就是它的后院。和平时期，这座后院就是后花园，优游的生活是一种补充，一种提醒，一种暗示；战争时期，这座后院就是最后的复兴基地，依赖它，足以使中国渡过难关。

打开尘封的历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目的地：成都

如前所述，那些从四川北部进入四川的人，当他们的双眼已经看厌了连绵起伏、纵横千里的秦巴山地，突然出现在他们视野里的成都平原不仅仅是一种安慰，更是一种幸福和侥幸。至少，对逃向四川的两个唐朝皇帝——唐玄宗和唐僖宗——来讲就是如此。

天宝十五载，即公元756年，岁在丙申，这时在位的最高统治者乃唐玄宗，也就是曾经辉煌无比的开元盛世的开创者和主宰者。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是故有昔日开元盛世的盛唐气象。但到了晚年，唐玄宗不问政事，宠爱杨贵妃，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基本不问政事的唐玄宗把

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内事交付宦官高力士。而被他倚重的李林甫专权自恣，排斥异己，杨国忠则到处搜刮，广受贿赂。

唐玄宗满朝君臣的昏庸，想必给那位来自北方的野心家安禄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内心深处萌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安禄山本是胡人，因为善于伪装忠诚并结好杨贵妃及李林甫而深得唐玄宗的喜爱。

安禄山当时的职务是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有唐一代，对国家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节度使这个怪胎。节度使原本是边境地区统兵防御少数民族骚扰的边防军将领。设立之初，节度使只能掌管兵权，平时实行屯垦，战时统兵打仗。后来，因为作战的需要，节度使又兼管了所驻地方的行政和财政。至此，节度使的权力已经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尤其是一些节度使的职务，不是由朝廷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是由部将继承，相当于一个个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小王国。

众多的节度使中，安禄山的权力和权谋都首屈一指。表面上，安禄山经常跑到首都长安，装出对朝廷无比恭顺的样子，还认比他年轻得多的杨贵妃为母，由此骗取了唐玄宗的宠信。唐玄宗不仅给予了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并对大臣们要他提防安禄山的进谏置之不理。据记载，唐玄宗曾经指着大腹便便的安禄山，开